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季

又到麦花飘香时

陈常青



飘扬的榆钱儿  
王 忆



“新荷点水麦花齐，一抹残阳露浅晖。”春夏之交，似乎在不经意中，麦花沿着古诗的韵律，从平仄中绽放开来。新荷出水，满目碧绿，麦穗上挂满细碎的麦花，犹如一只只展翅欲飞的小蝶。麦香轻轻地飘过发丝、飘过唇齿，让人在丝丝幽香中几分沉醉。

麦花飘香时，捧一本唐诗宋词，游走在田地间，与诗人相遇，共赏麦花。让含露带珠的花儿沾染诗韵，打开那一缕缕诗香氤氲麦香的链接……

“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。”一树树梅子红里透黄，黄里透绿，杏子饱满而圆润，淡淡的酸甜之美引诱着痴馋的味蕾，让人垂涎欲滴，口齿生津；麦花如白雪一般开遍田野阡陌，在点点金灿灿的油菜花的点缀下，美丽嫣然，微风吹过，像绿海荡起层层涟漪，那麦穗上的小花，若点点繁星。梅子泛黄，杏子青青，菜花金黄，麦花雪白，一片美丽诱人的田园风光。

“万顷雪光抽夏日，一天翠浪弄秋时。”春夏之交，麦子铆足劲儿灌浆拔节，优雅地扬起穗穗麦花，在万顷翠浪的麦田上摇曳。阳光倾洒，如片片雪花，晶莹剔透，玲珑嫣然，夏日的雪花，是一片清凉，是隔世的美丽，是秋天的收获，是人们的希望。

“圆荷浮小叶，细麦落轻花。”圆荷清新嫩绿，像仙女碧绿的裙摆漂浮在水面上，金黄、白嫩的麦花半悬半挂，微风吹过，若轻盈的舞者，彩色的纱裙摇曳生姿，如梦如幻。麦花的清香宁静致远，不与万物争宠献媚，守候着自己的一方天地。

来单位十多年，最初院外是没有榆树的，只有几棵杨柳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杨柳之间突然站出来一棵粗壮高大的榆树。我本是不喜榆树的，只是当它的枝头生出一簇簇、新鲜翠绿的榆钱儿时，才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小的时候，邻居家的后院有棵大榆树，每年都绽放出层层叠叠的榆钱儿来。这时，我们会爬上树，撸一把榆钱儿大肆咀嚼，满口糯香。吃完，揣着一兜子榆钱儿，天女散花般地扬起。祖母见了，赶忙制止：“小死鬼啊，糟蹋东西啊。”于是，便用榆钱儿和面给我们烙饼、炒鸡蛋……小小的榆钱儿，在祖母的手中变幻着新的生命，充实了我童年的味蕾。远离故乡多年，祖母的榆钱美食还回味至今。

那时，我疑惑邻家为什么不种果树，反而种棵普通的榆树。祖母告诉我，邻居家是外来户，老辈从山东迁移过来，随他们来的还有新的食品——煎饼。祖母还说，榆树皮泡的水，用来调和面糊，做出的煎饼更有筋道。我这才明白，怪不得邻家的榆树干上总是有一块块切割过的斑驳伤痕。

单位院外这棵榆树的花期很短，没等欣赏够，榆钱儿就从嫩软到苍老。风过，干枯的榆钱儿飘起，越过院墙，洒落一院子绿白。风再吹，扁扁的榆钱儿在院子徘

徊了几圈，就慢慢不见了，我对它们的记忆和关注也自然随风而去。不想，过了些日子，院中的方砖缝里竟然长出很多小榆树苗来，原来那些榆钱儿藏进细细的砖缝，并扎根成活下来。一时间，满院的方砖缝冒出一道道整齐的绿线。单位要求方砖整洁，我便去拔榆树苗，拔了这一片，那一片又长出来了。两场雨后，小榆树苗越发茁壮，用手是拔不动了，只好用钳子夹住，将它们一一拔起。忽然发现，小苗们长得极不协调，个个都是头小根壮，长长的树根比方砖的厚度还长，即使狭小的砖缝将它们的根挤压扁了，仍旧韧劲十足。

根深枝短，有的苗拔断了，根系还在缝隙里，转眼工夫，又长出新叶。不禁对榆树苗多了些怜悯，靠近院墙的榆树苗就不再拔了，随它去吧。谁知留下的竟然真的长起来，两年时间，几棵榆树苗拱开方砖，长成手腕粗细，两米多高。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！如此飘落，扎根，生长，想必院外那棵大的榆树，也是这样长起来的。

想想自己，离家上学、工作、定居，不就身似榆钱儿吗？花开花落，扎根生叶。如今又见榆钱儿，这一刻，仰望我的世界，有一方蓝天，皆是飘扬的榆钱儿。

空，成为乡村初夏旖旎秀美的风景。

“永日屋头槐影暗，微风扇里麦花香。”夏日天长，太阳高高地挂在屋顶的上空，小院里老槐树枝叶茂密，绿荫浓密，微风像一把轻轻摇动的小扇，送来阵阵麦花的清香，恬静而幽雅。那淡淡的花香，虽没花香的浓烈，却恰到好处，足以让人心旷神怡。缕缕飘飞的芳香醉了绿油油的田野，醉了小桥流水，醉了房屋村庄，醉了快乐的思绪，醉了幸福的希望。

“桑柘熟时鸠唤雨，麦花黄后燕翻风。”初夏时节，太阳把云层染上了一抹红晕，桑椹果与柘果颜色鲜艳，紫红乌亮饱满，如同片片小玛瑙挂满树枝，芳香浓郁，赏心悦目。斑鸠亮开清脆的喉咙，仿佛在呼唤着雨水的到来，青青的麦苗绿如翡翠，小穗节绽放细碎的花儿，黄如碎金，璀璨闪闪，缤纷迷人，麦香沁人心脾，小燕子轻剪着和风，剪出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丽画卷。

麦花以独有的芬芳与魅力飘过诗词歌赋，诗人的墨香与麦花相互交融，清香溢远。麦花，那是一种淡雅而细腻的美，是宁静而深邃的美。麦花蘸染诗词的香韵，绽开成最美丽的烟火，装点着田野阡陌，丰盈着人间四季，述说幸福的喜悦。她的花虽然非常渺小，小的如细小花针，且花期转瞬即逝，但她穿越千年的唐风宋雨，守一份初心，把希望与丰盈留给人间。或许最让人喜爱和沉醉的，不仅是麦花那种清新的香味与诗情，还有她饱含泥土的芬芳与默默奉献的纤尘不染的精神。



## 花候新夏

范方启
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这个四月，芳菲不仅气数未尽，反倒是愈发的妩媚靓丽，用花团锦簇来形容，丝毫不过分。大自然分明是在给四月精心安排了一场花之盛宴，每一朵花都怀揣着独特的故事，在暖阳与微风中，缓缓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与浪漫。

路过爱花的邻家，满院的蔷薇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球。柔情蜜意的“七姊妹”，亲密无间地簇拥在一起，像是在分享着少女们的内心的秘密。忽然想起了佳丽成堆的《红楼梦》，姑娘小姐们常在蔷薇架下嬉笑玩耍，那纷飞的花瓣，仿佛是她们青春岁月里的美好注脚。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”，微风拂过，蔷薇的香气悠悠飘散，瞬间将人拉进了那个充满诗意的世界，是真的香！

路边的槐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，一串串洁白的花穗挂满枝头，宛如串串晶莹剔透的玉坠儿。古代的文人墨客常以槐花寄托情思也是常见，唐代罗隐就曾写下“槐花结子桐叶焦，单飞越鸟啼青霄”，借槐花的兴衰，感叹时光匆匆、人生易逝，满腹的心事，却又欲说还休。孩童时代，我就没少在盛开着槐花的树下独自静坐，可能是沉迷于槐花特有的芳香，偶尔也会伸手去拨弄那低垂的花串，取少许的花瓣放入口中，清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，也唤醒了藏在心底最纯真的快乐。

在路边的小公园和花圃里，煽情的芍药肆意绽放，它们似火如霞又像雪，真可谓“花中宰相”，尽显雍容华贵之态。据说苏轼任扬州太守时，就对芍药情有独钟，还留下了“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”的谬赞。眼前的芍药，每一朵都硕大而饱满，大气又端庄，层层叠叠的花瓣，无疑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让人不禁感叹“浩态狂香昔未逢，红灯绿盘龙”。

还有街角的鸢尾也悄悄露出了蓝紫色的花瓣，宛如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蝴蝶，看样子是要飞起来。古希腊神话中，鸢尾是彩虹女神伊里斯的化身，她穿梭于天地之间，将美好的消息传递给世人。这般充满浪漫色彩的传说，为鸢尾更添了几分神秘的魅力。不管有没有这传说，我都喜欢这别样的花儿。

在我看来，四月的精彩丝毫不输春天。四月，让春天变成了前浪，而这推波助澜的后浪，并没有辜负前浪的美意，以最美的姿态，诠释着生命的蓬勃与希望。